



十里菱歌

喜劫良缘

喜喜



桃之夭夭年度巨制
超人气作者
十里菱歌
+ 势必萌翻天 +
XILIE
LIANGYUAN

初月活了几万年，
还没被谁占过便宜！
这次却接二连三地被人掳在了墙上……

我时时担心，你宫内住进的环肥燕瘦，
会让你劳心又伤神，却从未想过这就是爱情！

随书附赠：
《喜劫良缘2》
3万字超萌试读本



我为上仙带人品，

集满500个赞，
送小龙孙一只哟！

★ 美艳男主编 ★
夜祺殿
—— 暖心写字 ——



面对鲜嫩小女娃，太子表示再好的果子也得养大再吃，于是安心地把她养在怀里。众仙齐贺：殿下难得一纯好闺蜜啊！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吉劫良缘

十里菱歌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喜劫良缘 / 十里菱歌著. --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402-3654-0

I. ①喜… II. ①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96727 号

喜劫良缘

XI JIE LIANG YUAN

作 者: 十里菱歌

责任编辑: 郭东梅 王梦楠

文字编辑: 刘思月

责任校对: 石 英

封面设计: 许 静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(100054)

网 站: <http://www.bjyypress.com/>

微 博: <http://weibo.com/u/2526206071>

电 话: 01065240430

传 真: 01063587071

印 刷: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306 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出版发行:  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序

在写序之前，每天都有读者在微博里催——

“殿下，你什么时候给十里菱歌写序啊，嘤嘤嘤，我们都好期待！”

在写序之时，我一直在回想《喜劫良缘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稿子……可是想来想去，脑子里都只有十里菱歌逗比的样子，十里菱歌卖萌的样子，十里菱歌耍贱的样子，甚至十里菱歌画的图……

抱歉这个作者个人风格太强烈，完全盖过了作品，我也是没办法！

那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百年难得一遇的怪少女好了！

有一天，我愉快地在上班时间刷着微博，看到连翘发了一条“每天打开微博，都看到好多十里菱歌的粉丝……”。

咦？十里菱歌是谁？

我跟月儿一打听，才知道她已经暗搓搓地在《桃夭》连续过了十个稿子！这是什么节奏！这是要趁我不注意时成为《桃夭》新人王啊！！

于是我也暗搓搓地在微博里搜到她的ID，并且关注了她。

我以为故事会这样平淡地进行着，或者我会捧她，或许不会，或许她会红，或许不会。但难以改变的是，她依旧会写着她很爱的稿子，我依旧会守着这份我很爱的工作，专业Pia飞质量不高的稿子。

可惜奈何我向来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……

这个叫十里菱歌的怪少女，她悄悄地搞了个地下组织，取名叫“夜骑小分队”，成员有广大《桃夭》写手们！

她们开心的时候调戏我，不开心的时候也调戏我……万一哪天心情不爽了，还闹集体罢工！说要断我的稿子！这不相当于包租婆向租户发出“断水断电断粮”通知吗？！

这还得了！



作为一个有骨气的射手座大男人，我也是奋起反抗……

结果，被调戏得更惨……

事情在后来我终于在《桃夭》杂志上曝光了照片，才渐渐平息下来。那是因为，她们已经集体被相片吸引，调戏我的内容也变成了跪求加入编辑部，哪怕做个扫地大妈倒水小妹也心甘情愿……

所以，我们就一直这么愉快地玩耍着……直到有一天，月儿把这个稿子送到我面前。说实话，最开始这个稿子放在我桌上的时候，格外不打眼，在一堆极富喜剧色彩的稿子中，《枕上花月云上谣》（《喜劫良缘》原名）这个一看就像是走错门的名字实在是提不起太多兴趣啊。

菱歌也算是对得起这个名字，一开场就是虐心！暴虐的剧情，我抹着泪想着《桃夭》欢乐的设定，就要提笔在上面画个帅气的×，月儿突然冲进来，大喝了一声：“殿下，等一等！请您跳过前面五千字往下看，非常萌！可以改！”

嗯，看在她跪着求我的分上，我就勉为其难地继续往下看了，可是这一看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前面的虐心恋情完全是在逗我啊！后面太子对小满的宠爱，连我这个老男人都感动了。

听说最后成功产出了超萌小龙孙一枚，只是太子殿下不小心又跳崖了……说好的喜剧呢？！

你肯定会问，为什么是听说，我为什么不看完呢？

哼！月儿这个歹毒的女人，威胁我说：“要是不写序，就不让你看结局哦！”

我像是会妥协的人吗？我是绝对不会为一个结局折腰的！

2014.9.29 日下午三点 夜祺

（PS：在写完序的这一霎，我相信有人应该捧着结局跪在了门口。）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- 【001】第一章 风火山庄
- 【021】第二章 以身相许
- 【041】第三章 麒麟之丘
- 【061】第四章 山市祭月
- 【078】第五章 屏尾千年
- 【099】第六章 风破大婚
- 【116】第七章 花前月下
- 【136】第八章 妃室之争
- 【150】第九章 怦然心动
- 【166】第十章 往事解封

目录

C O N T E N T S



- 【185】第十一章 燎夜水宫
- 【203】第十二章 同床共枕
- 【225】第十三章 灯楼花女
- 【242】第十四章 一世情劫
- 【259】第十五章 印魄咒术
- 【273】第十六章 生死别离
- 【293】第十七章 踏雪寻梅
- 【302】番外一 床位争夺战
- 【307】番外二 千莛收徒记



XI JIE
LIANG YUAN

世人都说神仙好，我说凡间也很好。

这凡间的第一大好，便是暖乎乎软绵绵香喷喷的大床。又是一觉好梦醒来时，我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哈欠。下到凡间十年，来到风火山庄五年，自从在擂台赛上赢得了这座忘忧园后，我便夜夜好梦，逍遥快活似神仙。

虽说我本来就是神仙。

阳光透过薄透的窗纱照上我的枕畔，我瞄一眼搁在其上的时盏花，不盈不缺正好开了五叶花瓣，一瓣一色散着五彩芳华。这株时盏花是九重天的太子殿下从瀛洲带回来给我的手信，说是有花灵，一生只认定一个神仙当主人，当仙主入眠时它会尽数凋谢，只剩一枝花秆儿，而后一天绽出一片新的花瓣，这样，神仙醒来时只要数数有多少片花瓣便知道自己睡了多少天。

时盏花是个好东西，尤其对于我这种一睡就不知今夕何夕的懒神仙来说，更是个不可多得的妙物。此时只要朝它瞄上一眼，我便知道我足足睡了五日，该是时候活动一下了。

照以往的经历来看，若我再不起床，我那帮师兄弟很快就会破门而入，一人抓手一人抓脚地将我抬去给凡人大夫急救。凡人大夫哪诊得出来我这是什么病，往往都是一边把脉一边“嗯啊，这个……大抵是身子骨虚……”几句，然后胡乱地给我抓几把贵死人不偿命的药，以忽悠我那帮同门爱泛滥的师兄弟。

一想到那药的滋味，我恨不得马上放弃治疗。

我一边唏嘘一边掀开被子，才有动作，便看到一双大眼正在床边眨巴，好不可怜地望着我。

这是一双女子的眼睛，如寒烟秋水，煞是楚楚动人。眼前的女子面容姣好，脸颊红润，唇色却出人意料地苍白，一头长发织成麻花辫斜斜地垂在胸前，颇有几分凡间十六七岁少女的俏丽模样。她一袭杏红布裙，肩上挂着一个亚麻色的包袱，看起来风尘仆仆。

我掀被子的动作一僵，下一刻，便立刻扯过被单蒙住头，倒回去继续装睡，心里暗自寻思着要掐个什么诀才能不动声色地将她送回千梧乡，又或者掐个什么诀才能让我自己不露痕迹地乾坤大挪移。诀念到一半耳边就传来她伤心的低泣，我狠不下心，只得叹一口气，作罢。

“你有什么话直说便是，怎的在我床前就哭了起来？”我看着眼前这哭得梨花带雨的人儿，觉得她真是太不吉利了，若让我那帮师兄看到这番情景，还不被吓破胆，以为我睡着睡着就一睡不醒了？

“鲤吹……鲤吹只是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找到了神上你，一时喜极而泣。”鲤吹抹泪道，“神上，你可知道，鲤吹找了你整整十年。”

有些话我知道自己不该说，说出来就会显得很冷血很没良心，然而，我却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：“你这十年，指的是凡间的十年，还是天上的十年？若是凡间的十年，放到天上也不过是十天罢了。”

此话一出，鲤吹果然忘掉了泪，怔怔地看着我，半晌后，一张俏脸倏地涨红：“自然是凡间的十年！”末了急忙补一句，“你只是消失了凡间的十年，千梧乡和九重天就已经乱作一团，要是消失了天上的十年，后果鲤吹简直不敢想象！”

鲤吹这番话说得我有些汗颜，顺了顺胸前睡乱的发丝，我干笑两声：“啊，原来都过了十年了，难道这就是那啥‘光阴似箭，岁月是把杀猪刀’？哈哈——十年不见，你也长得这么大了，这把刀还真是锋利啊，哈哈——”

鲤吹奇怪地低头瞅瞅自己，又瞅了瞅我，喃喃道：“放到天上也不过是十天，应该没什么变化才对啊……”她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又眼眶泛红道，“神上你离家出走也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敛去一身仙气，让怀青帝君和六位帝妃娘娘寻不着你，让莲华神君寻不着你，让鲤吹也寻不着你……”

鲤吹列出的一大串名单里，没有我想听到的那个，心底忽然有些发紧。面对鲤吹含幽带怨的控诉，我只好一个劲儿地干笑。

“你不用强颜欢笑的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看着你笑更心疼……”鲤吹吸吸鼻子，眼角滚出泪珠，“就算风破神君伤了你的心，你也不用这般……”

心头猛地一震，生怕鲤吹继续说下去，我急声岔开话题道：“鲤吹啊，我说你为啥是一尾小红鲤呢，你要是一尾鲛人的话那该多好哇，依你这么爱哭的性子，我们千梧乡早就脱贫致富，快快乐乐奔小康了……”要知道鲛人一族在哭泣的时候，眼眶里滚落的都是一颗颗价值连城的珍珠。

“……”

鲤吹有些尴尬。

想来本玄女还真是造孽，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在凡间奔波多年终于寻

到了我，我却要惹她哭惹她尴尬，不过，她尴尬一下总好过我花了十年来愈合的伤口又被血淋淋地撕开。

我叹气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下来，坐到梳妆台前准备更衣梳洗。

鲤吹的尴尬走得倒也挺快，见我起床了，她急忙摘下包袱，咚咚地跑过来接过我手中的梳子，乖顺道：“神上可是要打扮？请让鲤吹来。”

“是要打扮，不过却不是你以为的那种打扮。”我道，“这十年我在凡间一直女扮男装，你随便帮我扎个马尾就好。”

“女扮男装？”鲤吹瞪大了眼睛，“为何？”

我掐个诀将自己变成男儿身，透过镜子对背后的鲤吹眨眨眼：“风火山庄只收男弟子，再说，我今日有个擂台要打……”在鲤吹惊怔的目光中，我对着镜子扬高下巴，左瞧瞧右瞧瞧：“唉，造孽哦，睡了几日，我竟然又变帅了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鲤吹嫌只扎马尾太单调，便将枕畔的时盏花取了过来，斜斜地簪在了我的发上。

一番修饰妥当，我携她来到打擂台的地方时，所有的小伙伴都惊呆了。

我看着鸦雀无声的现场，再侧眼瞟一下鲤吹，心里不禁笑叹一声“无知的人哟”，鲤吹这副姿容在神界里不过平平，然而一放到凡间却能让一群人看直了眼。

此地是风火山庄里的一处桃林，桃林中央用木板架了一处擂台。如今正值初春时节，桃林里桃花灼灼绵延成红云一片，艳丽的色彩将擂台四面围合，而我和鲤吹正站在一棵桃树下，一根压满桃花的枝丫坚韧而不失柔软地延到了我和她面前，她红裙，我白衣，想必从远处看来是一番景致，也难怪擂台上对战的两人都瞬间忘了招式。

一阵忘了呼吸的寂静后，紧接着便是一阵喧哗。

“十四师兄！你身边那名漂亮妹子是哪里来的？！”

“好哇你小十四，难怪能在房里待几天几夜不出门，原来是有美人相伴！”

“呜呜……好师弟啊，你师兄我一把年纪了连女人的小手都没牵过，你

就当可怜可怜我，把美人让给我可好……”

一时间，台上台下怒骂声哀号声乱成一片，噪声制造者皆是我的师兄兄弟们。

“兄弟们，淡定啊。”我潇洒地微笑，“想要美人，那也要问问美人愿不愿意，对不对？”

我无辜地望着鲤吹。

鲤吹小小一惊，慌张道：“神上……不，小姐……不，少爷，对，少爷，鲤吹是万万不愿意离开你的。”

“唰唰唰——”师兄们射向我的眼神简直快起火了。

我假装什么都没看见。你们瞪我吧，瞪我也没用，白蛇和许仙的故事已经告诉我们，跨界交往是不科学的，是会遭到诸如法海等人的破坏的。

我好整以暇地抬手折了一根桃枝，放在手里掂了掂，随口问道：“今日擂台赛的奖品是什么？”

风火山庄作为一个武庄，与别的武庄最大的不同便是，它每隔一个月就会举行一次擂台赛，奖品丰厚且无比诱人，引得各路绿林好汉每每都算着日子来夺宝厮杀。这番情景到了庄内弟子眼里，便是“我们家的宝贝别人都来抢了，爷能不揍丫吗，开战”，是以，每当举行一次擂台赛之后，我师兄们的功夫便都纷纷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我的话刚问完毕，眼角就突然扫到一个物体朝我这边砸过来。

我真是好眼力，当那个鼻青脸肿的“物体”砸到我跟前时，我居然还能一眼就辨认出这货是我的八师兄。八师兄虽比不上神族男子那么招摇，却也是五官端正的“风火山庄十大杰出青年”一个，几天不见，他咋就将自己毁容成了这个模样？

“奖品是……是江南饕餮楼的‘任吃任喝任住免费券’一张。”八师兄喘了好大一口气，躺在地上还没起来就猛地伸手一把抱住我的大腿，激动道，“小十四，我们风火山庄就属你武功最高！你去帮师兄把那个臭和尚打得断子绝孙！”八师兄咬牙切齿地一手指向擂台。

我顺着他的手势瞟擂台一眼，看清楚了，蹲下来与他道：“师兄啊，你这话说得不对，既然是和尚，本来就不会有子嗣，又何来断子绝孙之说？”

“他是假和尚！”八师兄眼眶通红，“真和尚会来抢‘任吃任喝任住免

费券’吗？江南饕餮楼卖的都是荤菜！真和尚会在比武时招招都对着人家的脸打吗？他分明就是嫉妒你师兄我的美貌！”可能是说话太激动牵扯到痛处了，八师兄说着说着禁不住淌下两行辛酸男儿泪。

我恍然大悟，难怪看他别处都没怎么伤，就脸伤得最重。

我眼风一扫，看到八师兄暗恋的那名婢女正一脸好奇兼担忧地望着这边。八师兄平日里对我还算照顾，吃不完的鸡腿都会分我一只，我不能让师兄在经历毁容后还经历失恋。回想一下小时候阿爹是怎么哄我的，我拍拍师兄的肩膀，安抚道：“师兄乖，师兄不哭，师兄好师兄妙师兄呱呱叫，师兄师兄一级棒，十四现在就去帮你把那个假和尚打下来。”

这一招果然好用，八师兄抹了一把泪，抱住我大腿的双手转而一推，狠声道：“去！小十四你快去！把他的命根子给你师兄踹下来！”

八师兄果然英明，擂台上的这个，是个假和尚。

说是假和尚其实也不太贴切，严格说来，这位仁兄连人都不是。他是只老虎精。

一身灰色长袍，头顶剃得油光滑亮的，淡淡的眉，细细的眼，老虎精左手缠着一串珠子，右手握着一把大刀，禅味和杀气糅合在一起，无比怪异。

和尚是假的，长袍和珠子却是真的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件法器的加持，才使得这看起来不过一百来年的老虎能化作人形。这么一来他抢“任吃任喝任住免费券”也说得通了，刚出山的老虎，一般都很饥饿。

看到我跃身上了擂台，老虎精惺惺作态地双掌合十，弯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贫道法号虚空，敢问施主大名？”

“空虚。你叫我空虚公子便对了。”我甩甩手中的桃枝，把上面的露珠清干净，懒洋洋地应道。我小时候险些惨遭白虎吞食，因此对老虎一族向来都没多大好感。

老虎精脸上僵了僵，大抵听出了我的不耐烦，却仍是装模作样道：“那么，便请施主赐教了……敢问施主的武器？”

我摇摇手中桃花依旧绚烂的桃枝。

凡人很弱小，我在凡间所有的比武一直是以树枝代剑，今日可以说是歪打正着，桃自古以来就是辟邪圣物，用来收拾这心术不正的老虎精，正好。

老虎精讶然：“施主莫非是想凭一根树枝就打败贫僧？”

我轻笑：“有何不可？”

眼前这只老虎精显然修为不够，我一眼看穿了他的真身，他却始终不晓我是九天上的朱雀玄女。晓了，或许就不敢如此“义无反顾”地杀过来了。

一开打，老虎精那满身戾气便再也藏不住，他一把大刀舞得虎虎生风，“呀呀呀”大喝着朝我直砍而来。

这种程度，若无意外，我一招之内就能送他离开，千里之外。

坏就坏在有意外。

耳边忽然传来鲤吹撕心裂肺的一声“不要——”，紧接着，一个杏红色的人影飞扑到我面前，紧紧地将我抱住。

下一刻，耳边又接二连三地响起一声声破音的“美人不要——”，紧接着，无数个人影飞扑到我面前，紧紧地将我抱住。

我的娘！

这种桥段，我曾在茶楼听书时听过，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活生生地在我身上上演。若只扑过来鲤吹一个，我还能抱住她点足跃开，然而飞过来的却是我那怜香惜玉的师兄弟们一坨，要抱住他们一起跃开，恕我的手不是橡胶做的，不能随意伸长还顺带打个卷儿。

啊，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……

眼看老虎精的大刀就要杀到，电光石火之际，我只来得及掌风一震，将连体婴一般的他们齐齐往外震飞。这么一轮动作下来，我已经没有任何时间躲闪。

没想到我堂堂初月玄女最终竟是死在区区老虎精的刀下，还是这么狗血的死法。这消息要是传到九重天，我肯定会被人笑掉大牙。要是传到千梧乡，阿爹肯定以生了我这么个不中用的女儿为耻，要是传回我哥莲华神君的耳里，他一定会咂咂嘴说：“月月，闯荡江湖，没哥哥我在你身边就是不行啊……”

在老虎精的大刀就要从我的天灵盖劈下之际，我脑子里一瞬间闪过许多乱七八糟的念头。

再痛，闭上眼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。

然而命运这东西有时却有趣得很，它既然已经让我经历了一次说书时才有的戏码，便好事成双，让我在短短的一日内又经历了一次。

就在这一刻，背后突然有一股清雅的冷香贴近，仿佛是寒冬腊月里随风散开的白梅气息。这熟悉的味道让我心头一跳，下一瞬便感觉到有人从后方搂住了我的腰，微微使劲将我往一片温暖中带。

“锵——”

兵器交击的金属声在我耳边响起，震得我一双朱雀耳有片刻的轰鸣。我呆呆地捂住耳朵，却听见一道低沉的笑响在我身边：“小满，怎么你总是遇上各种麻烦事呢？”

我抬头望天，倒也很想反问一句：“怎么你总会在我遇上各种麻烦事的时候出现呢？”

不用回头，我也知道救了我的是谁。

正所谓“人在江湖走，真名是浮云”。我本名初月，在江湖上闯荡了这么久，我用过的假名多得连我自己都记不清，情急时甚至连“王二麻子”“张二狗子”之类极具乡村气息的名字都能搬出来顶一顶。然而，天上地下，五万年来，我却唯独没有对谁报过我叫“小满”。

因为，小满既不是我的真名，也不是我的化名，它是……一个小名。

是九重天上的太子紫朔为我取的昵称。

自从我有记忆以来，紫朔便是这么唤我。记得我当年年纪小，尚属叛逆期，曾经无比嫌弃这个名字，认为它一点儿也不霸气，听起来还会给人一种“这个名字的主人是个小胖妞”的感觉，心想仓颉造了这么多字，怎的紫朔就给我取了这么一个？

于是某一天，我气呼呼地跑到紫朔的故宸宫里，叉着腰对他吼，控诉这个昵称的不和谐之处。紫朔只是薄唇一勾，伸出手来揉了揉我的发，说了句：“小满小满，这个名儿有什么不好？”

多年后我想起来，不得不感慨美色真是这世界上最犯规的东西。那时我年纪小，很傻很天真，还没修成对美色的抵抗力，被紫朔那般笑上一笑，揉上一揉，胸中的万丈豪情便嗖的一声全泄了个干净。

到头来，事情没有任何改变，紫朔还是“小满小满”地唤我，这么多年，我听着听着也就习惯了。

耳畔又响起一声轻笑：“真不愧是你，这种时候也能发呆。”

我缓缓转回头，身后这名仔细地将我护在怀里的年轻男子，不是紫朔又是谁？

即使从小泡在神族的美男堆里长大，此刻如此近距离地看紫朔，我的小心脏还是控制不住地颤了一颤。

黑发如缎，唇若红枫，他一袭浅紫色衣袍，袖口和衣襟处用白线繙了桫欂花纹，此般容姿，俊美得天上地下也绝无仅有。记得曾有个凡人画师，以擅画美人图享誉天下，因缘际会得以在梦中上九重天一游，见到太子紫朔时只吟了一句“十分天阙美，九分在朔君”，梦醒回到凡间后，便辍笔不再绘图了。

此刻，紫朔左手拥着我，右手执着玄茫名剑——这是上一代战神胤川帝君的遗物，如今握在紫朔手里，非但没有不适合，反而连剑身都散发着淡淡光华，显得比图典中画的更为冷峻锋利几分。

顺着剑端往下看，我先是看到了断成两截的大刀，再看到一袭空荡荡的道袍，然后看到一串散落在地的佛珠。刹那间，我觉得天地万物都安静了。

天地万物确实也安静了。

只不过，众人被紫朔的容颜惊得忘了言语的安静，和我看到老虎精被斩得魂飞魄散的头脑空白不同。

四万九千三百年前，夷吾山上，一名冷漠寡言的少年，因为救我而斩杀了一头白虎灵，缘此，他被罚下凡历一世情劫。历劫结束后，他携着一名凡间女子双双跪到了天帝面前，言他要和这名女子成亲。

想起那日那幕，心口猛地蹿上一阵刺痛，我听见自己开了口，声音却破碎得不成语句：“紫、紫朔……老虎，你……劫……”

紫朔把玄茫剑勾去，空出手来揉了揉我的脸，浅浅笑道：“别怕，我杀的只是一只普通的老虎精，和四万年前风破神君杀的白虎灵不同，所以，我不会被罚历劫。”

他的话飘忽地传进我耳里，我心神定了定，想起方才自己连话都说不清好像有些丢脸，就挺了挺腰，理直气壮道：“谁怕了？就算你杀的是白虎灵，你贵为天帝的宝贝儿子，天帝也是舍不得罚你的。”

紫朔似笑非笑地瞟了我一眼：“放你独自在凡间逍遥了十年，这性子倒是又放肆了不少。”

他这话倒是提醒了我一件极为重要的事，我揪住他的衣袖，急急问道：“话说回来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。”他抬起手在我头顶动了动，我才意识到发上簪着的时盏花歪了。他静静地凝视着我的眼睛，半晌，叹息似的开口道：“小满，你是时候回去了。”

心中一紧，我不以为然地撇撇嘴：“我才不要回去呢，凡间这么多好玩的好吃的……”

“有些事情，始终是要去面对的。”他道。

我讪讪干笑两声，想着要怎么转移话题，看见四周一群表情梦幻的师兄弟，便道：“哇噻，不愧是天上第一美男子啊，你看看你的美色，把这些少年看得现在都回不了神呢，佩服佩服……”边说边急忙作揖，“虽然有些胜之不武，但这次的擂台得主应该就是你的了，奖品是江南饕餮楼的‘任吃任喝任住免费券’一张，恭喜恭喜……”

“风破的婚期，定在五日后。”他打断道。

“……哦，是吗？”

我扯了扯嘴角，想挤出一个笑容，告诉紫朔我一点儿都不介意，没想到，嘴角一动，引出的却是满眶的泪意。

我急忙捂住眼睛：“哎呀，凡间不比天上，这里的沙子忒凶残，忒凶残呀……”

“小满。”

似乎有一声低叹散在风里，我听不大真切。

我觉得自己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就是失恋而已嘛，不就是从小暗恋的人要成亲了，新娘子不是我而已嘛，我不仅离家出走，累得千梧乡上下发了疯似的寻我，还累得事务繁忙的太子殿下特地下了九重天，当神仙当得像我这么不明大义也委实不容易啊。

捂着双眼的手不敢放下，怕一放下泪水就会无法控制地漫出来，我吸吸鼻子，嗓音却硬得没理：“我怎能回去……我回去，会被笑话的。”

堵得发涩的鼻端突然闻到一丝极淡极淡的墨香，我感觉到有一片冰凉覆